

理解“他者化”： 研究图景、内涵拓展与关键环节

林 川

摘要：“他者化”涉及众多学科与具体的社会实践。通过文献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关于他者化的研究存在“他者观念的生成与辩驳”“他者话语的生产与传播”以及“在实践中对他者的差别对待”三类主题偏向，通过文献细读从中提炼出他者化现象的三个核心环节——“观念环节”“话语环节”“实践环节”，并基于此建构理解“他者化”的整体框架。研究从“他者”端将“他者化”的内涵界定为“某些主体在特定情境中被动或主动地成为相对于特定对象的‘他者’的过程”，其中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关系，其价值属性需根据具体情境进行判断。一些作为抵抗的他者化，或拒绝同化以维护他异性的自我他者化等，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积极意义。话语环节是建构他者身份的关键，其在交往空间中将他人标注为他者，也让这种标注在传播历程中得以确立、扩散和固化，乃至形成相应的文化。差异并非天然的“他者”，相似者之间也可能形成激烈的他者关系。可以从“他人”与“他者”，“身份之名”与“自我之名”的辩证关系中寻求消解负面他者化的可能理路。

关键词：他者化；他者；话语；差异；去他者化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6)01-0117-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860006)

今日的世界正受困于“他者化”(Othering)的逻辑。^[1]²⁶⁰ 塑造他者的话语表征通过社交网络、新闻媒体等在国际层面和人际层面相互渗透，折射出传播对他者身份建构的影响，即赋能“差异”向“他者”的转化。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他者化”不仅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更包含着诸多传播问题，如人际层面的刻板印象与污名化，社会层面的群体排斥与交往区隔，以及国家层面的舆论博弈与形象建构等。就其他领域而言，“他者化”还涉及社会公正、经济歧视、文化偏见等各类宏微观现象。但现有的他者化研究存在三点不足：一是区隔化，相关研究被学科视角割裂，缺乏跨学科的研究来建构理解“他者化”的整体框架。比如健康研究侧重“他者化”的心理动机与纾解策略^[2]，文化研究侧重对他者观念的反思与批判^[3]等。二是静态化，重点关注实施和推动他者化一方的观念、话语与实践，对他者化过程中的多方互动与博弈，被他者化群体的抵抗与逃逸关注相对薄弱，影响了对他者化内涵的觉察和认知^[4]。三是简单化，主要将他者化理解为基于“我者/他者”二元关系的过程与互动，未注意到二元关系中与他者对应的关系项的多样性，忽视将他人塑造为相对于第三方的他者的情况。例如，在国际层面，一些西方媒体报道将中国塑造为相对于第三世界的所谓“他者”^[5]，“他者化”呈现为“西方媒体(推动者)一中国(他者)一第三世界(与他者对应的关系项)”的多元关系。在人际层面，一些网络博主通过推动“苹果人”与“安卓人”二元话语的传播，将苹果用户群建构为相对于安卓用户群的“他者”。^[6]这些都呈现了涉及多方关系的他者化过程。

当下的他者化现象越来越依赖话语、叙事和符号等传播力量。一方面，经过反种族与反殖民主义的洗礼，支撑他者化的“硬实力”逐步转为隐蔽运作的暗流，“软实力”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并在

“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与“硬实力”相互叠加。另一方面,数字传播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某些群体污名、文化偏见等他者化现象,但也带来了信息茧房、算法偏见等新问题,使“他者化”更为复杂和不确定。

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跨学科视野,通过文献计量分析他者化的研究图景,探索他者化研究的主题偏向,并与重要文献进行理论对话,建构理解“他者化”现象的整体框架并拓展其内涵,分析话语对当代他者化现象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若干“去他者化”的可能理路。

一、“他者化”的研究图景

对研究图景的把握是理解“他者化”的基础与线索,其包括研究的作者、领域和关键词等内容,可以从中探析研究的主题偏向与知识群。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7]19}的三种方法进行探索:①“共被引分析”以被引作者为对象,识别境内外研究共同的知识来源;②“共现分析”以研究领域为对象,揭示境内外研究领域的分野;③“聚类分析”以关键词为对象,构建境内外研究的知识群并探究其中的差异。研究发现,关于“他者化”的研究图景呈现出三类明显的主要偏向:一是关注和讨论他者观念的主题;二是关注他者话语生产与传播的主题;三是关注不同领域中他者化实践的主题。后文将它们简称为“观念”“话语”与“实践”。

本研究使用文献计量分析软件 CiteSpace 6.2R4,中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知网(CNKI),检索词为“他者化”,来源类别为 CSSCI;外文数据来源为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检索词为“Othering”。文献检索的时间跨度不作限制(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检索项为“关键词”(Keyword)或“题目”(Title),检索文献的类型为“论文”(Article),检索日期为 2025 年 3 月 16 日,共获得英文文献 708 篇,中文文献 103 篇,并通过人工对数据进行复查与补全。

(一) 境外研究:“观念”“话语”与“实践”三类主题并重

境外的他者化研究主要关注:他者理论和观念的阐释与辨析,他者话语的建构与传播,以及在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经济金融等领域中的他者化实践,“观念”“话语”“实践”三类主题并重。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被引作者”的共被引分析。选择节点类型“作者”,发现境外研究出现了 506 个共被引作者。本研究着重关注被引量排前十位的作者,他们的研究呈现了“观念”“话语”与“实践”三类主题的知识来源。首先涉及“观念”的有,聚焦权力结构与他者观念关系的福柯,阐释后殖民主义中他者观念的萨义德与斯皮瓦克,从性别语境讨论他者观念的朱迪斯·巴特勒^{[8]141},反思现代性与他者化现象关系的鲍曼^{[9]82}。其次涉及“话语”的有斯图亚特·霍尔、欧文·戈夫曼、诺曼·费尔克拉夫。最后是聚焦实践中他者遭遇的区别对待,如关注他者身份建构如何区隔社会交往的布尔迪厄^{[10]92},以及考察移民群体如何应对他者化的苏恩·詹森^[4]。

第二,“研究领域”的共现分析。选择节点类型“研究领域”,发现境外研究分布于 93 个研究领域之中,并获得各领域的“发文量”“最早发文时间”等信息。本研究重点关注发文量排前十位的领域,手动整理为表 1。其中呈现出对“观念”“话语”与“实践”的并重:偏向观念的有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如“文化研究”探讨了现代社会的年龄观念如何将“老年人”他者化为非正常的、需要被管理的群体^[3];偏向话语的有传播学(Communication)、语言学(Linguistics),如“传播学”关注“我们 vs. 他们”的对立话语如何在网络环境中生产与扩散^[11];偏向实践的有社会学(Sociology)、教育学(Education)、地理学(Geography)、种族研究(Ethnic Studies)、人类学(Anthropology)以及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Social Sciences, Interdisciplinary),如“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涉及管理学与社会学的交叉领域,讨论企业组织内部将年龄作为划分他者的标准,并形成“年龄歧视”^[12]等。总体来看,偏向观念的研究受到长期关注,偏向话语的研究增长迅速,偏向实践的研究整体上更为丰富。

表1 境外他者化研究发文量前十的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最早发文时间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最早发文时间
Sociology	109	1996	Linguistics	43	2005
Education	65	2001	Political Science	37	2006
Communication	60	2003	Cultural Studies	34	1986
Social Sciences, Interdisciplinary	55	1991	Ethnic Studies	34	2006
Geography	43	2001	Anthropology	28	1996

第三,“关键词”的聚类分析。选择节点类型“关键词”,发现境外研究存在11种关键词聚类,按聚类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为:#0 他者化过程(othering process)、#1 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2 空间(space)、#3 身体(body)、#4 移民(migration)、#5 性别(gender)、#6 不平等(inequality)、#7 种族他者化(racial othering)、#8 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9 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10 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结合对高频关键词的检视,进一步提炼出七大知识群,具体见表2。

表2 境外他者化研究主要关涉的七大知识群

知识群名称	下属高频关键词
新闻话语中的身份建构	discourse, inequality, media coverage, politics, ethn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地理空间中的排斥与区隔	space, body, social exclusion, social class, security, consumption
医疗护理中的群体歧视	health, stigma, disability, aids, care, attitudes
移民群体的困境及其应对	migration, race, covid-19 pandemic, power, refugee, asylum seekers
数字交往中的身份冲突	othering process, self, social media, violence, conflict, discrimination
种族主义与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 racism, culture,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racial othering
性别主义与后殖民研究	gender, intersectionality, women, postcolonial theory, higher education, masculinity

进一步来看,这七大知识群也可归为三类主题:偏向观念的有“种族主义与社会正义”“性别主义与后殖民研究”,如某些包含关键词“postcolonial theory”的老年研究借用后殖民理论带来的启发分析“中年/老年”二元关系所映射出的“中年中心主义”^[3]。偏向话语的有“数字交往中的身份冲突”“新闻话语中的身份建构”,如某些包含“discourse”的研究涉及网络极化言论对数字他者化的影响^[11]。偏向实践的有“医疗护理中的群体歧视”“移民群体的困境及其应对”“地理空间中的排斥与区隔”,如某些包含“care”的研究关注边缘群体被他者化后所遭遇的不平等对待^[2]。

(二)境内研究:主要聚焦“观念”与“话语”类主题

相较而言,境内的他者化研究对“实践”类主题关注较少,主要聚焦“观念”与“话语”两类主题。文献计量分析步骤如下。

第一,“被引作者”的共被引分析。选择节点类型“作者”,发现境内研究出现了434个共被引作者。本研究着重关注被引量排前十位的作者,其中主要呈现了“观念”“话语”两类主题的知识来源。首先是关注他者观念的阐释,如哲学视角的福柯、哈贝马斯、卡西尔、拉康,又如文学视角的萨义德、詹明信、博埃默;其次是关注他者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如斯图亚特·霍尔、约翰·菲斯克从媒介视角分析他者话语的生产过程,阿德里安·霍利迪从跨文化传播视角讨论他者话语中的权力关系^[13]。

第二,“研究领域”的共现分析。选择节点类型“研究领域”,发现境内研究主要涉及20个研究领域,并根据发文量选取前十位,手动整理为表3。其中,呈现出对“话语”与“观念”的重点关注,偏

向观念的有中国文学、世界文学、文艺理论、文化、哲学、世界历史,如“中国文学”类研究注意到本土文学创作中的自我他者化意识^[14];偏向话语的有新闻与传媒、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如“新闻与传媒”类研究关注新闻生产中的他者化机制^[15]。总体来看,关注他者观念和他者话语的成果较为丰富,而对他者化实践的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对医疗、教育、经济等实践场景中他者化现象的考察。

表3 境内他者化研究发文量前十的研究领域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最早发文时间	研究领域	发文量	最早发文时间
中国文学	25	2000	文艺理论	9	2008
新闻与传媒	17	2005	文化	6	1999
世界文学	12	2002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5	2015
戏剧电影与电视艺术	11	2005	哲学	4	2015
社会学及统计学	11	2008	世界历史	2	2012

第三,“关键词”的聚类分析。选择节点类型“关键词”,发现境内研究存在6种关键词聚类,依次排序:#0 他者化、#1 他者、#2 伦理、#3 现代性、#4 东方主义、#5 身份认同。结合对高频关键词的检视,进一步提炼出三大知识群,具体见表4。

表4 境内他者化研究主要关涉的三大知识群

知识群名称	下属高频关键词
媒介话语与形象再现	新闻生产、东方主义、中国形象、文化认同、凝视、香港电影
他者身份的建构逻辑	他者、全球化、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
他异性的理论阐释与反思	伦理、视点、现代性、他异性、意识形态、小说美学

具体来看,这三大知识群呈现出两类主题偏向:一是偏向观念的有“他者身份的建构逻辑”和“他异性的理论阐释与反思”两大知识群,如某些包含“伦理”的研究对公民意识中的他者化问题进行审思^[16];二是偏向话语的有“媒介话语与形象再现”,如某些包含“新闻生产”的研究剖析了新闻报道如何通过刻板印象、媒介框架、符号分析等方式再现“他者”^[15]。

综上所述,作者共被引分析、研究领域共现分析、关键词聚类分析的结果形成相互支撑,显示出境内研究更关注“观念”与“话语”两类主题,境外则同时注重他者化的具体实践。这为进一步构建理解“他者化”的整体框架提供了线索和基础。

二、视域整合:理解“他者化”的整体框架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发现,进一步对重要文献展开文本细读,发现主题偏向呈现出三种相对独立的研究视域:“观念”关注“谁是他者”“他者相对于谁存在”“区分他者的标准”等问题;“话语”关注他者话语如何建构和传播他者身份,乃至生成关于他者的文化;“实践”聚焦针对他者的差别对待和被他者化群体的抵抗与博弈,以及相关实践对他者观念和他者话语的强化。这些视域揭示出他者化过程涉及的主要环节包括“观念环节”“话语环节”和“实践环节”,加之对“谁”成了他者和对“他者”本身的思考,综合不同研究领域的考察,本研究提出理解“他者化”的整体框架,具体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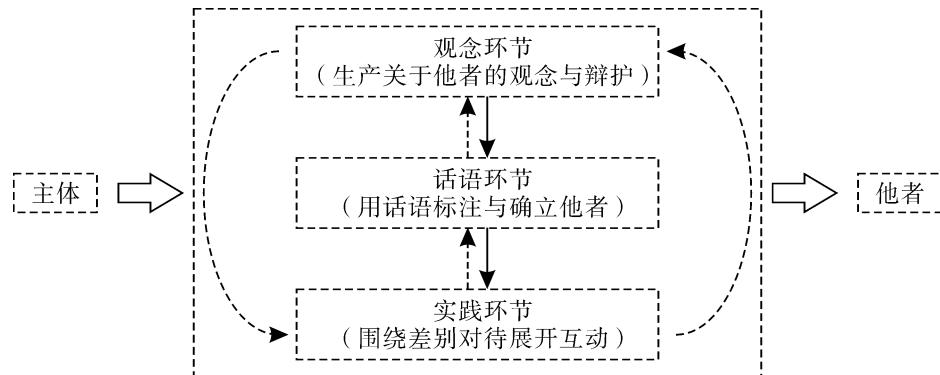


图1 理解“他者化”的整体框架

图1左侧的“主体”表示“谁”被动或主动地变成了“他者”。其是理解他者化的起始点,存在多种可能:首先,“主体”被动地他者化。主体可能被群体A他者化,并变成相对于A的他者,如本地人将外地人他者化,西方媒体将非西方他者化等;也可能是被群体A他者化为相对于B的他者,如前文所举的中国被一些西方媒体塑造为相对于第三世界的“他者”等。其次,主体自愿主动地他者化,即“自我他者化”。这一过程可能是主体希望摆脱原有身份,加入拥有某些优势的“他者”行列,如主流群体的部分成员试图“变身”为可通过“政治正确”获取相关特殊利益的少数族裔^[17],也可能是为了拒绝同化,希望保留自身的他异性的自我他者化,如文化研究者胡克斯(Bell Hooks)认为少数群体通过强调自身的他异性,可从中汲取建构主体性力量,拒绝“白人化”的欲望,逃脱种族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思想控制^{[18][13,18]}。

图1右侧表示“化成”后的“他者”,其是他者化过程的落脚点。可以就“与他者形成二元关系的人或群体是什么”,即“与他者对应的‘关系项’是谁”,以及他者在二元关系中的地位、属性和权力等方面展开分析。在二元关系中,他者的地位并非固定不变,其可能居于高位、拥有优势,也可能与之相反,如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客曾经被视为“政治不正确”,是相对于社会主流的他者,但其利用大众对经济的不满和文化的焦虑等,逐渐在公共舆论中强势崛起,并将原本主流的左翼自由派政客他者化为“政治不正确”^[19]。

图1的中部展现他者化的具体环节及其关系。“观念环节”主要生成“关于谁是他者”的标准以及相关辩驳与讨论。这种标准有很强的建构性,其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常见的显性标准包括性别、肤色、身体等,如基于身体差异所产生的“健全者中心主义”^[20]等。但随着人权的提升和社会的进步,这类“标准”逐步丧失合法性,相关的他者化转而通过修辞和隐喻来进行所谓的“辩护”。隐性的标准常以知识或文化的面貌出现,如关于“东方主义”的研究揭示出“西方”如何通过知识化将“东方”建构为“他者”,并将双方的差异建构为对立的知识体系,^{[21][31]}通过所谓的“科学性”“进步性”为殖民主义提供辩护。

“话语环节”主要生产和传播指涉他者的话语,在交往和文化中产生标注他者身份、固化他者身份的效果。萨义德指出,建构他者身份的关键是通过突显特定差异,生产出一套贬抑他者的话语体系,并在传播过程中保持影响力^{[22][26]}。该环节主要包括两个子环节:一是“标注他者”,即结合对象的特点,运用修辞与叙事来“包装”,将观念转换为易于散播的话语,进而在交往空间中建构他者身份;二是“确立他者”,即通过话语传播维持标注,将他者观念糅合到文化认知中,借助文化的力量来“背书”二元关系,进而生成关于他者的文化。相关分析将在后文展开,此处不再赘述。

“实践环节”主要是他者化的推动者和被他者化的主体等,围绕差别对待展开的互动博弈。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认为,他者化在现实中往往是支配他者的权力实践,包括剥夺劣势群体的发声权利,传播优势群体的认知权威等,其本质是认知暴力与物理强力的双重结合,以其支撑对被殖民者

的统治^[23]。差别对待主要是不利的,如针对他者的就业、信贷、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情况中的歧视与社会排斥;但在某些比较特殊的情境中,也可能产生所谓的“优待”,如某些群体为了摆脱二元关系中的劣势身份,通过自我他者化来获取“优势身份”及其伴随的资源和机会。实践中的区别对待可能对他者观念、他者话语形成“存在即合理”的强化效应,也可能激发对他者化的抵抗效应,当前者压倒后者时,则助推他者化的持续与稳固。

从三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他者化”不仅是从观念到话语,从话语到实践的线性过程(由图中的实线表示),还包含着三个环节的相互嵌套和支撑。嵌套意味着观念、话语和实践的相互叠加与蕴含。在分析和研究中,三个环节可以做逻辑上的区分,但在现实中则可能是同步或一体的。支撑意味着不同环节间的正向效应(由图中的虚线表示)。由“话语环节”到“观念环节”的虚线表示话语传播对他者观念的支撑,如新闻媒体对移民的偏向性报道,使关于外来者的“威胁观”在公共舆论中不断“升温”,支持政客的排斥性政策^[24]。由“实践环节”到“话语环节”的虚线表示实践对话语传播的支撑,如常态化的差别对待会让社会对他者化“脱敏”^[25],加速他者话语的传播,“赋能”他者身份的“正常化”。“观念环节”与“实践环节”之间的虚线表示他者观念与他者化实践在特定情境中形成直接转化及相互支撑,如所谓“黄祸”观念在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与针对特定族裔的排斥和攻击产生了相互助推的效果^[26]。

三、内涵拓展:基于“他者”端的再思考

现有研究在阐释“他者化”内涵时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在描述层面,多将他者化简化为“我者”与“他者”的直接对立,较少关注他者化过程中各方的复杂性。他者化至少涉及三方,即成为他者的 A,二元关系中与他者对应的关系项 B,以及推动他者化的 C。有时 B 与 C 是同一的,其相对常见,如父权社会中男性将女性他者化,殖民文化中西方将非西方他者化等。推动者就是与“他者”相对的关系项“我者”^①。有时 A 与 C 是同一的,即 A 的“自我他者化”。有时 A、B、C 三方是各异的,如平台资本通过制造明星的“顶流之争”,在不同粉丝群体之间制造对立关系,引发粉丝的互相攻击和相互他者化。流量之争背后的资本则“置身事外”,无需“下场”成为二元关系中的任意一方,便从他者化中获取流量收益。由此可见,A 才是三类情形中的“公约数”。二是在规范层面,很多研究关注负面性质的他者化,强调他者化制造了不利于他者的权力关系,损害他者的尊严、权利与利益等,如有研究认为“他者化意味着他者主义,就像种族主义一样,永远只有消极的一面”^[27],但实际上也有弱势群体以自我他者化来拒绝同化和维持自身他异性的案例。正如“他者”概念一方面被赋予了缺乏能动性与主体性的消极意蕴;另一方面也具有不可被我化、被同化、被还原的他异性^{[28][31]},以及不被固化、不被限定的积极理解^{[29][246]}。从“他者”端出发,能够从描述和规范层面两个向度更全面地概括他者化现象。因此,本研究将“他者化”重新界定为: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交织的情境中,某些主体被动或主动地成为相对于特定对象的“他者”的过程,其中包含着多重主体间的互动与博弈,在规范层面其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辨析。

基于以上讨论,能更深入地理解如下他者化现象。首先是自我他者化,即主体主动寻求他者身份。其主要分为以下情况:第一,某些在二元身份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个人或群体,通过获取优势群体的身份来摆脱原有身份伴随的劣势地位,如法农谈及的“黑皮肤渴望白面具”现象^{[30][243]},处于边缘化地位的“黑人”,希望在各方面向“白人”看齐并获得认同,成为相对于原有身份的他者,以此提升社会地位与保障个人权益。第二,某些个体或群体将“身份”彻底工具化,将自身他者化为能在某些社会运动、社会潮流中获取利益的“他者”,如奥布关注的“白皮肤使用黑面具”现象^[31],在欧美所谓

^①很多较为传统的他者化研究默认在二元关系中与“他者”对应的关系项就是“我者”,但这只是某种特定情况,存在其他可能。当 C 推动 A 成为相对于 B 的他者时,不宜再用“我者”来表示与他者对应的关系项。因此,研究只在讨论传统他者化的时候使用“我者”这一概念。

“政治正确”占主导的语境和资源分配系统中,“白人”将自己他者化为“黑人”来谋取利益或社会资本。第三,是以拒绝同化等为目的,希望维护自身权益、文化独特性等他异性要素的自我他者化。在这里,自我不愿意被“同一性力量”所吞噬,希望保持自身的灵动与差异。就个体而言,一些管理学案例发现,员工拒绝被管理层、老板等“同化”为所谓的“我们”,在“为了我们”的名义下牺牲权益^[32];就群体而言,有语言学案例呈现出英国亚裔青年通过使用“亚裔英语”来追求独立、独特和差异的身份表达,希望摆脱同一性的束缚,成为他者化的存在^{[33]218-219}。

其次是“博弈性的他者化”,即处于被他者化境地的主体,在与他者化推动者进行博弈时,主动采用他者化策略,以便保障自我或削弱对方。一种常见类型是为了争夺“优势身份”,劣势方对强势方发动他者化反击,将对方塑造为相对于某种“优势身份”的他者。在某些城市社会学的案例中,当城市居民给流浪者贴上“罪犯”“懒汉”等标签来进行他者化时,流浪者则以“伪善”来对城市居民进行他者化,以此争夺生存的合法性^{[34]435}。另一种则是寻找第三方作为“替罪羊”来承担他者身份,以便实现“自我的逃逸”。某些体育社会学的案例显示,有女性橄榄球运动员在群体内部寻找更为边缘者,通过“我们与她们不同”的叙事来摆脱承载所谓“脆弱”“软弱”等女性气质的“他者”身份^[35]。这些都展现了“他者化”作为博弈工具的特点。

四、话语环节:建构他者身份的关键

话语是连接思维与行动的中介,是抽象的他者观念在身份建构中的具体化^{[36]86,89}。与之相关的“话语环节”主要处于传播活动中,包括“标注他者”与“确立他者”两个子环节。下文将从话语结构、话语内容、言说方式、话语传播的驱动力等维度,解析其具体运作。

(一) 在交往空间中标注他者身份

“标注他者”指通过话语在交往空间中标注他者身份,划分“他者”与其对应关系项的身份边界,其通过特定的话语内容、话语结构和言说形式为某些主体贴上身份标签。在此过程中,话语不仅是语言表达的工具,也是生产“知识”的实践,承载了区分标准的生成^{[36]93}。

就话语结构而言,他者话语具有显著的二元性。该结构一方面排斥话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倾向于遮蔽“他者”与其对应关系项的共通性,一方面简化多元差异,对特定差异加以放大与强化,甚至将其极化为本质性差别,用话语的二元性来塑造身份的二元性。例如,在自我与他人的众多差异中,突出“进步/落后”“坚韧/脆弱”“理性/极端”等对立特征,将其作为身份划分的关键标准。

就话语内容而言,用以标注身份的二元话语通常并非价值中性,而是有抑有扬、有褒有贬。经过平等、平权等现代思潮以及革命的洗礼,以“开化/蒙昧”“高贵/低劣”这类价值偏颇明显的话语来建构二元身份的情况在减少,以表面看似客观中性,实则暗含价值偏向与立场偏向的话语来标注“他者”的情况在增多。其包括但不限于:①“安全与危险”的话语,以“危险”标注他者。如加纳媒体在报道中主动建构二元身份,区分当地的游牧者与农业定居者,通过犯罪化、异化和污名化的叙事手法,将游牧生活建构为“社会威胁”,将牧民标注为他者,暗示定居者是该国的“理想公民”^[37]。②“秩序与混乱”的话语,以“混乱”标注他者。以混合社区的污名化现象为例,尽管所有居民都面临被污名的处境,但本土居民通过将移民住区描述为“混乱”,将自身的住区描述为“正常”,在社区内部进一步划分“混乱”与“秩序”的二元身份^[38]。③“能力完备与否”的话语,以“能力缺失”标注他者。如在某些新闻报道中,使用片面化的“能力”作为区分标准,将老年人刻画为“缺少能力”的他者,将青年人定型为“富有能力”的群体^[39]等。

就言说形式而言,官方言说、大众媒体言说和个人言说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在当代,官方言说通常具有直接、强制的特征,通过政策和法律文本赋予他者话语“合法性”。这些话语往往借助整体利益或长远利益的叙事,将标注他者的话语伪装成忽视特定群体利益的“理由”,从而将这些群体边缘化,推卸主流社会的相应责任。例如,为了降低难民治理成本,某些发达国家将难民认定为滥用福利

制度、引发经济负担和制造安全隐患的“长期问题”。通过将难民归类为“坏移民”，回避国际义务与向公众解释的责任。^[40]官方言说的另一种形式是“政客话语”，其具有策略性与煽动性的特征。例如，在特朗普首次出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客更加公开地使用嵌入他者化符码的“狗哨政治”话语，唤起公众对特定群体的种族偏见，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对特定群体或国家发起“有罪推定”，引发仇恨犯罪的激增^[41]。

大众媒体的言说，在一定程度上会“复刻”官方的身份话语，并根据具体场景进行灵活转述。一方面是通过修辞和包装将政策法律中的“硬规则”转换为新闻叙事中的“软文本”，较多使用“外来者”“破坏者”“差异者”等标签建构主流身份意识之外的“他者”，用“非主流”“另类”“小众”等话语建构不符合主流生活方式或价值观的“他者”，进而支撑和扩充关于所谓“理想国民”的社会叙事。另一方面是涉及重大社会议题时，大众媒体有时会放弃修辞包装，直接变为官方的“传声筒”。如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的媒体议程与政府危机公关议程形成合谋，迅速将政客的“嫁祸中国论”扩散至公共空间，以“甩锅”自身的应对不力^[42]。

互联网是个人言说的重要渠道，互联网上的极化话语、圈子话语则是标注他者的重要工具，催生了由媒介技术加持下的“他者的涌现”^[43]。极化话语易于制造网络社群之间的观点对立、情绪对立，导致局部差异的“本质化”，而且其在网络互动中会被进一步强化，使得群体共同观点常比原初的个人观点更加极端。以体育粉丝的“日常极化”^[44]为例，他们使用情绪化话语攻击外群体，利用冲突记忆与地域身份增强群体认同，将个体间的矛盾升级为群体间的“相互他者化”。圈子话语则以“护我圈”和“踩他圈”为主要形式，根据群体的立场和态度来标注他者身份。在某粉丝群体冲突事件中，两个粉群利用“举报”与“反举报”进行对抗，并且借由意见领袖在各自圈层的传播，不断加剧群体间的他者化实践，将圈层间的话语矛盾升级为观念对抗^[45]。

（二）在传播历程中确立他者身份

“确立他者”指他者话语实践在时间演进中维系、传播与巩固他者身份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维系着与二元关系相关的身份划分，也让支撑他者化的各种话语得以存续与传播，并逐渐渗透到生活习惯、社会记忆和价值观念中，生成出将特定群体认定为“他者”的文化，即关于他者的文化。支撑这一过程持续运作的关键在于理性与感性的双重驱动。

现有研究在理性层面主要阐发“利益”“身份”“权力”三类驱动力：第一，“利益驱动”是最为普遍且易于理解的动因。当特定群体被他者化后，对其权利的保护机制常被削弱，其利益也容易被忽视或侵犯，使之处于竞争与分配中的劣势，相关不利对待可能被“合法化”与“正当化”。但利益驱动较少赤裸地直接呈现，常以各种修辞策略“美颜化妆”。其中，“政治正确”“社会需要”等话语是较为流行的“高级修辞”。如以是否符合“政治正确”为由，非洲某国政府以环境保护之名要求当地居民放弃游牧传统，将原本用于游牧的土地变为发展旅游的“自然保护区”，世代生活于此的游牧者被建构为“入侵”保护区的“他者”，进而被“合法”驱逐，而旅游收入被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取^[46]。又如，以是否满足“社会需要”为尺度，将老人划为健康、有能力、有经济或政治价值的“第三年龄”以及患病、依赖他人的“第四年龄”^[3]。后者因消费能力弱，彻底丧失生产能力，被他者化为所谓“缺乏社会价值的人”^{[47][89]}。

第二，“身份驱动”围绕获取与维护特定群体的身份优势展开，形成了对主流身份与主导身份的争夺。如“主流身份”常是社会博弈的主要战场，操弄者借主流之名将特定群体定义为只能处于边缘的他者，并通过不断强调“主流”的纯粹性，否定他者向“主流”转化的可能。如英国右翼团体将自己塑造为“真正的英国人”，将移民描绘为无法融入本地的“外来者”，通过建构移民与犯罪、疾病、经济负担之间的关联，渲染身份纯化的紧迫性^{[48][229-230]}。又如“主导身份”较多在日常交往中显现，操弄者通过建立话语权威来要求他者顺应服从，巩固自身的意志与权力，彰显“我们”的优越性，遮蔽他者的自主性。在一些健康护理研究的案例中可见，本土医护通过强调疗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医患关

系中建立起主导身份,过度要求移民病患的服从,过度关注患者的“病”及其生理表现,忽视文化差异、情感需要和表达权利。这引发了患者对治疗的抵触,也致使医护将患者视为“资源消耗者”,并贴上“落后的他者”的身份标签^[49]。

第三,“权力驱动”通常是他者化推动者在互动关系中寻求支配地位,有时其也愿用利益来换取权力。由后殖民主义视角中“东方人”^{[22]273}的建构逻辑可见,殖民者“挪用”进化论的科学概念,构建了关于文明等级的话语体系,强调“未开化的他者”需要接受“文明人”的改造与支配,将他者塑造为罪犯、穷人等负面形象的复合体,使他者群体被定义为需要接受殖民者管理的“问题对象”。“权力驱动”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彰显权力自身的存在感,目的是加固他者化推动者的中心地位。在鲍曼描述的“本地人”与“异乡人”的二元话语中,本地人被视为“体现了人的普遍性”,异乡人则被定义为偏离常规的、需要被差别对待的存在,从而赋予本地人无可争辩的话语权威,使对异乡人的他者化得以合法化^{[9]147}。

此外,情感常裹挟着理性或单独成为他者化的驱动力。正如纳斯鲍姆所言,恐惧是“制造他者”的“催化剂”,将愤怒、厌恶和嫉妒转化为针对他人的排他性工具^{[50]3}。被害的恐惧会催化愤怒,驱使人们将社会问题归咎于他人,将某一群体视为“问题源头”,成为相对于主流群体的他者;被支配的恐惧激化嫉妒,助长人们对支配地位的痴迷,致使群体间陷入“相互他者化”的零和博弈;对死亡的恐惧滋生厌恶,诱发人们将自身反感的动物性与脆弱性,用在对他人的修辞叙事之中,通过“不洁”“野蛮”等话语的生产与传播,将他人塑造为应当回避或隔离的他者。在数字交往中,他者话语与情绪宣泄、压力释放等问题相联系,助推他者化现象在网络社群中反复出现。从网络社群中的“互喷”行为可见,用户出于情绪释放与自我展演的需求,将他者话语视为一种娱乐化和日常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加快其在网络社群中的生产^[51]。

五、结语:“去他者化”的悖论及逃逸间隙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与文献细读,本研究探索了境内外各学科他者化研究的主题偏向,从中提炼出他者化现象的核心环节——观念环节、话语环节和实践环节,并基于对这三个环节及其关系的考察,构建了理解“他者化”的整体框架。在此基础上,研究从“他者”端展开对二元关系的再思考,分析与“他者”对应的多种关系项,进一步拓展了“他者化”的内涵,并根据具体情境辨析“自我他者化”“博弈性的他者化”等现象的消极或积极影响。在上述三个环节中,话语环节之所以对于理解当代他者化现象相对关键,是因为他者身份的建构在当下特别依赖话语传播。该环节通过“标注他者”在交往空间中形塑他者身份,通过“确立他者”在时间中维系、传播与巩固他者身份,并生成关于他者的文化。

基于前述讨论,我们在关注他者化负面意义的同时,也需注意某些可能存在积极意义的他者化。但在当今社会中负面的他者化仍是主流,因而“去他者化”仍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以往的研究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号召和设想,如在观念层面,通过“对抗性的凝视”抵抗他者化的权力关系,祛除自身的“他者”标签,逃离被同化、客体化与商品化的困境^{[18]116};在话语层面,警惕单一叙事,建立桥接式倾听,在平等的双向对话中认识真实的、复杂的他者,而非将其简化为刻板印象^{[1]185,199};在实践层面,通过建构互动双方之间的“第三种身份”,跳脱出他者化过程的影响,超越二元对立的身份关系^[4]。

尽管这些构想在理论上具有启发性,但“他者化”之所以“根深蒂固”还在于“去他者化”面临双重悖论:个体在抵制“他者化”的同时,也依赖“他者化”所生成的他者来建构自我。“我是谁”需要通过“谁是他”来定义。“我们是自身的外人”^{[52]261},我们通过认识外人来建构自我。因此,消除“他者化”似乎在瓦解自我认知与建构的前提条件。第二,人们也常通过他者化的方式来抵抗自己遭受的他者化,其一方面可以是欺凌的工具,一方面也可以是抵抗或自保的工具。其在交往博弈中的反复使用,容易形成正向强化效果。人们既反对它,又使用它,乃至弱者在成为强者后,还可能生成“模仿

性欲望”^{[53]221},把自我曾经遭受的他者化施加到别的对象上。对身份认同的诉求中埋藏着对“支配性权力”的渴求,在交往中制造“他者化”^{[54]73}。

面对悖论,可以从以下两组关系的辩证中寻找逃逸的间隙。第一,“他者”与“他人”的辩证。在自我认知中,人们需要的是与自身有差异的他人,还是与自身处于二元关系中的他者?在自我建构中,人们是选择与他人互动,还是依赖对他者的想象?自我需要差异,但差异并非天然的他者。“我们”中可以安放多元的差异、迥异的他人,反而是相近与相似可能放大微小的差异,造就针锋相对的“他者”^{[53]118}。如在粉丝文化中,同一偶像团体的“唯粉”与“团粉”也会互为他者,形同水火。第二,“身份之名”与“自我之名”的辩证。人们在何种情境、何种意义上需要以身份之名或以自我之名来交往?这影响着人们面对他者化,或是否使用他者化策略的姿态。如更多以自我之名交往,理解我与他人的真实差异^{[55]4},或许能避开身份话语、身份思维中的某些陷阱,避免过分激发“分别心”,为实现主体间的“相互丰富”^[56]找到更多间隙。上述种种求解之路兼具观念性、批判性和理想性,试图借助“批判的武器”来逃逸,但更根本的“解放之路”,或许还在于通过“武器的批判”祛除他者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土壤。

参考文献:

- [1] POWELL J A, MENENDIAN S. Belonging without othering: how we save ourselves and the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 [2] JOHNSON J L, BOTTORFF J L, BROWNE A J, et al. Othering and being othered in the context of health care services. *Health communication*, 2004, 16(2): 255-271.
- [3] VAN DYK S. The othering of old age: insights from postcolonial studies.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2016, 39: 109-120.
- [4] JENSEN S Q. Othering, identity formation and agency. *Qualitative studies*, 2011, 2(2): 63-78.
- [5] 严海蓉,沙伯力.西方媒体对“中国在非洲”的报道:一种种族化的话语建构.澎湃新闻. (2017-05-18) [2025-12-0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81978.
- [6] 郭迩.百万粉丝网红博主户晨风被央视点名:刻意制造“苹果人精英”“安卓人底层”的荒谬对立,用极端话术撕裂共识、煽动焦虑. 腾讯网. (2025-11-05) [2025-12-01]. <https://news.qq.com/rain/a/20251105A052J500>.
- [7] 李杰,陈超美. CiteSpace:科技文本挖掘及可视化. 2 版.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22.
- [8] 巴特勒. 消解性别. 郭勘,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9.
- [9] 鲍曼. 现代性与矛盾性. 邵迎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 [10] 布尔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刘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 [11] CHOVANEC J. “Re-educating the Roma? You must be joking...”: racism and prejudice in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 *Discourse & society*, 2021, 32(2): 156-174.
- [12] RIACH K. ‘Othering’ older worker identity in recruitment. *Human relations*, 2007, 60(11): 1701-1726.
- [13] HOLLIDAY A. Small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1999, 20(2): 237-264.
- [14] 李缙英.《城乡简史》:个人性历史叙事与自我他者化. 小说评论, 2018(6): 162-168.
- [15] 童兵,潘荣海.“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 新闻大学, 2012(2): 72-79.
- [16] 李西杰. 国家认同视野下的公民意识“他者”化问题. 哲学研究, 2015(12): 84-88.
- [17] 王恺雯. 仅 1/1024 原住民血统却当了 30 年“印第安人”? 美参议员道歉. 观察者网. (2019-02-07) [2025-12-01].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2_07_489492_s.shtml.
- [18] HOOKS B.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2.
- [19] 林红. 白色与非白色对抗的美国. 瞭望, 2021(34): 50-53.
- [20] BOGART K R, DUNN D S. Ableism special issue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019, 75(3): 650-664.
- [21] THOMAS-OLALDE O, VELHO A. Othering and its effects-exploring the concept//NIEDRIG H, YDESEN C. *Writing postcolonial histories of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Vol. 2. Cham: Peter Lang, 2011.
- [22] 萨义德. 东方学. 王宇根,译. 3 版.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23] SPIVAK G C. The Rani of Sirmur: an essay in reading the archives. *History and theory*, 1985, 24(3): 247-272.

- [24] KRZYŻANOWSKI M, TRIANDAFYLLOU A, WODAK R. The mediatization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 “refugee crisis” in Europe. *Journal of immigrant & refugee studies*, 2018, 16(1-2):1-14.
- [25] DOYLE P J, RUBINSTEIN R L. Person-centered dementia care and the cultural matrix of othering. *The gerontologist*, 2014, 54(6):952-963.
- [26] LI Y, NICHOLSON H L. When “model minorities” become “yellow peril”: othering and the racialization of Asian Americans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Sociology compass*, 2021, 15(2):1-13.
- [27] SOUTHcott T, THEODORE D. Othering.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2020, 74(2):162-164.
- [28] 列维纳斯. 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 朱刚,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9] COUPLAND N. ‘Other’ representation//JASPERS J, ÖSTMAN J O, VERSCHUEREN J. *Handbook of pragmatics highlights*: Vol. 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30] 法农. 黑皮肤,白面具. 胡燕,姚峰,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2.
- [31] ORBE M P. The rhetoric of r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Rachel Dolezal as co-cultural group memb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6, 6(1-2):23-35.
- [32] LAMMERS J C, ATOUBA Y L, CARLSON E J. Which identities matter? A mixed-method study of group, organiz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burnout.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3, 27(4):503-536.
- [33] RAMPTON B. *Crossing: language and ethnicity among adolescents*. 3r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7.
- [34] CHIMAKONAM J O. Othering, re-othering, and de-othering//IMAFIDON E. *Handbook of African philosophy of differenc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20.
- [35] EZZELL M B. “Barbie dolls” on the pitch: identity work, defensive othering, and inequality in women’s rugby. *Social problems*, 2009, 56(1):111-131.
- [36] HALL S. *The West and the rest; discourse and power//GUPTA T D, JAMES C E, ANDERSEN C, et al. Race and racialization: essential readings*. 2nd ed. Vancouver: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2018.
- [37] NARTEY M, LADEGAARD H J. Constructing undesirable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othering of Fulani nomads in the Ghanaian news media. *Discourse & communication*, 2021, 15(2):184-199.
- [38] PINKSTER F M, FERIER M S, HOEKSTRA M S. On the stickiness of territorial stigma: diverging experiences in Amsterdam’s most notorious neighbourhood. *Antipode*, 2020, 52(2):522-541.
- [39] LEPIANKA D. How similar, how different? On Dutch media depictions of older and younger people. *Ageing & society*, 2015, 35(5):1095-1113.
- [40] HUOT S, BOBADILLA A, BAILLIARD A, et al. Constructing undesirable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othering” within the Protecting Canada’s Immigration System Ac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16, 54(2):131-143.
- [41] RENY T T, BARRETO M A. Xenophobia in the time of pandemic: othering, anti-Asian attitudes, and COVID-19.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2022, 10(2):209-232.
- [42] 黄蔷.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偏见——以“新冠疫情”报道为例. *外国语文*, 2021, 37(4):85-96.
- [43] 刘海龙. 他者的消失还是他者的涌现? *跨文化传播研究*, 2023, 8:105-114.
- [44] 冯济海. “粉”“黑”之争:网络迷群极化的“日常化”转向. *社会学研究*, 2021, 36(6):113-135+228-229.
- [45] HUANG Q, DRIESSEN S, TROTTIER D. When pop and politics collide: a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on contested practices in pop idol fandoms in China and the W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2, 16:1-19.
- [46] WELDEMICHET T G. Othering pastoralists, state violence, and the remaking of boundaries in Tanzania’s militarised wildlife conservation sector. *Antipode*, 2020, 52(5):1496-1518.
- [47] DE BEAUVOIR S. *The coming of age*. New York: Norton, 1996.
- [48] FIELDER G E, CATALANO T. Othering others: Right-wing populism in UK media discourse on “new” immigration//MOLEK-KOZAKOWSKA K, CHOVANEC J. *Representing the other in European media discours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 [49] ALPERS L M. Distrust and patients in intercultural healthcare: a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y. *Nursing ethics*, 2016, 25(3):313-323.

- [50] 纳斯鲍姆. 论恐惧. 谢惠媛,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
- [51] 杨曼,曾悦. 网络互喷群:青年群体语言越轨行为的“在轨”认同构建.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77(5):56-65.
- [52] 克里斯蒂娃. 我们自身的外人. 陆观宇,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
- [53] 基拉尔. 祭牲与成神:初民社会的秩序. 周莽,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 [54] 单波. 跨文化传播研究.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5.
- [55] 斯图尔曼. 发明人类:平等与文化差异的全球观念史. 许双如,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56] 黄旦. 文化之“跨”——关于“跨文化传播”的一点浅见. 跨文化传播研究,2022,6:21-40.

Understanding Othering: Research Landscape, Conceptual Extension, and the Key Link

Lin Chuan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Othering involves numerous disciplines and concrete social practices. Through bibliometric analysi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tudies on othering exhibit three thematic orientations: “the generation and refu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Other”, “the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discourse about the Other”, and “the 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the Other in practice.” Through close reading of the literature, three core links of the othering phenomenon have been extracted: the conceptual link, the discursive link, and the practical link, and constructs an overal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othering based on these links. The research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othe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ther as “the process by which certain subjects passively or actively become the Other relative to specific objects within specific contexts.” This process contains complex power relations, and its value attributes need to be judged according to specific contexts. Some forms of othering, such as othering as resistance, or self-othering that rejects assimilation to maintain alterity, possess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discursive link is key to constructing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 It labels others as the Other within communicative spaces, and also enables such labeling to be established, disseminated, and solidified throughout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even forming corresponding cultures. Difference does not naturally constitute the Other, and intense othering relations may also form among those who are similar. Possible approaches to dissolv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othering can be sought through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others and the Other, and between identity-based interactions and subject-based interactions.

Key words: othering; the Other; discourse; difference; de-othering

■收稿日期:2025-07-16

■作者单位:林川,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肖劲草